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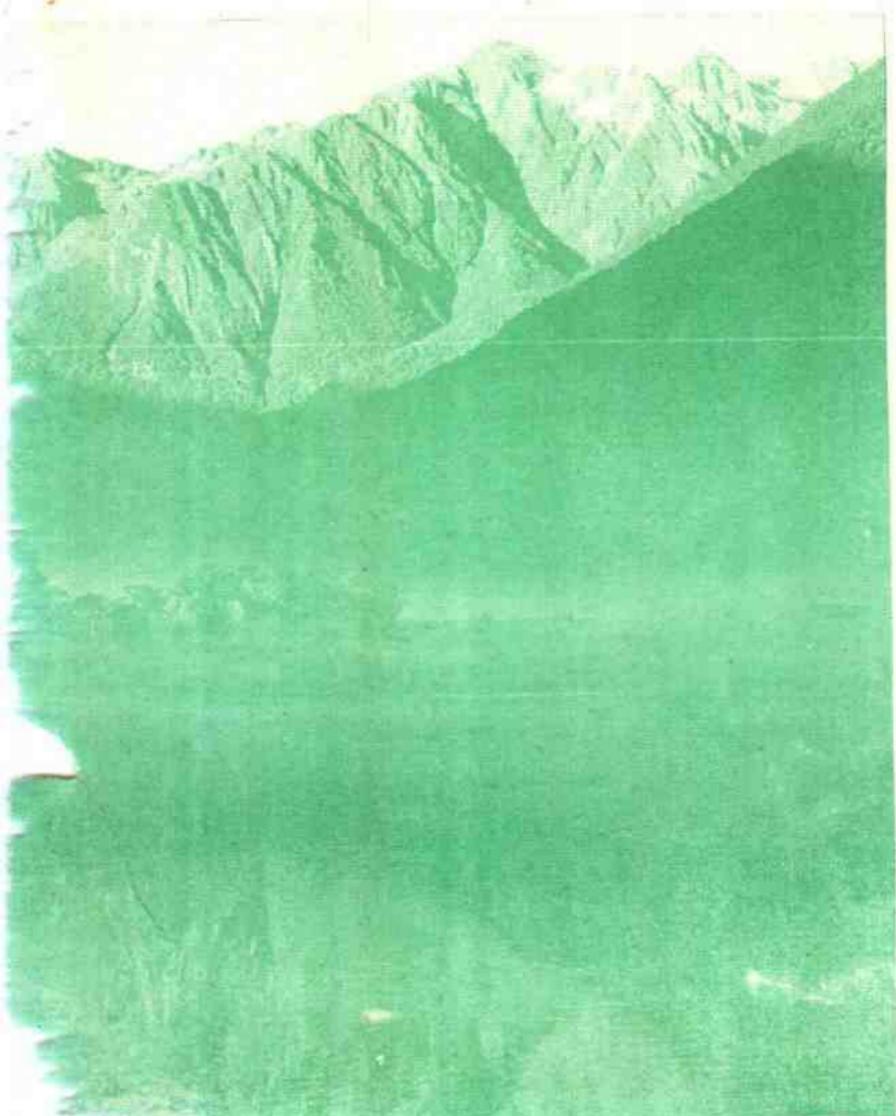
# 净界

JING JIE

贺彦豪 著

# 淨界

贺彥豪著



# 净 界

贺彦豪 著

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香港北角英皇道406号)

书型：787×1092毫米、1/32开 字数：146千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6.7 印数：1,000册

国际书号：I S B N : 962-8203-04-5 定价：10.5元

把命运打倒吧，  
尽力做人应该做的事情！  
你还会有什么过错呢，  
如果努力而未能成功？

# 推石上山的歌者

谷水

“用金黄的微笑，来回报石块的冷遇”（《小花的信念》）。以顾城的这句诗来概括贺彦豪的创作历程，是比较确切的。在商业文化日益兴盛、精英文化日渐萎缩的今天，男人成功的表征，往往以钱、权为高标，这在某些媒体及广告创意中，早已司空见惯。时尚也好，误导也罢，这不是我此时所关心的话题。在古城泉州的文坛中，偏偏有几个恪守安贫乐道信条的“爬格子的动物”，始终把自己定位在“远庖厨”的不适时宜的一隅，且颇有“处变不惊”的愚顽，迂腐之状，贺彦豪可忝列其中。

彦豪兄长我近一个纪年，虽接触甚少，但也常读其频频见诸报端的文字，深为其知难而动的穿石精神及“执迷难返”的求索韧劲而感动。一个有明显地域秉性的城市，往往会烙上历史遗风的特征。泉州传统文化基因积淀深厚，明山秀水，只能产生娇小玲珑的文化格局，从而制约着后来者思维的散发。历史上像郑成功、李贽这样浩气冲天的人物，也是走出故乡这小小的“围城”才有伟大成就的。然而，我们不能用太高的标准，来要求或评判一个出生于50年代仅有小学毕业程度的业余作者，这样做可能扼杀他的创作激情。但是，令我感动并在汗颜中勉强秉笔的直接原因是，彦豪兄承认并直面这一现实。他是一个颇具真率品质的人，他的外形壮实，言谈举止随意豪爽，大有燕赵

之士的血勇之气。人生的坎坷，命运的多舛都不曾把他对艺术的钟爱击倒，反而在创造的快感中，淡忘了一切不幸。据我猜测：在生活常态中，他的内心世界是孤寂而又悲怆的，但一旦对缪斯倾心，他便能遗忘俗世的烦恼，招徕青春时代的好奇心，以怀德崇功的高远情怀（哪怕它是多么的难以捉摸）和愉悦他人、磨炼自己的忘我境界，达到丰富自己，把个人悲怆提前送入坟墓的初衷。

那天到彦豪兄家小酌，当我言及近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而从此不敢动笔时，他把我驳斥了一通。由此，我深佩其“老”生牛犊不怕虎的“牛”劲，并油然想起了一则近似愚公移山的古希腊神话：大力士西西弗斯得罪了众神之神，被罚把巨石推上奥林匹斯山。由于咒语的魔力，他每每把巨石推上山巅后，巨石又一次次地滚下山来。后来，当他无意中发现自己推石上山所显露的肌腱是多么的健美时，便忘记了负咒的艰辛，而把它视为劳动的美。于是，咒语消弥了，他终于把巨石推上了山顶。把这种精神强加给近20年勉力创作不辍的贺彦豪，似有品行上受贿赂之嫌，但细加分析、比较，实不为过。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基本上以深入头脑，远离心灵为主调，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主流。贺彦豪的创作历程及表现手法与这个趋势基本一致，他的诗歌、散文以及报告文学都与直接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关，感情的直射，让人一下子接触到他灵魂的温热，而不是如温度计，虽向人如实标示精确的冷暖季候，自身却透彻着冰冷。因此，他的创作注重“人本”而疏于“文本”。他始终关切的是对社会、人生的直接感受，而没有遁入象牙之塔作无病的呻吟。在现实生活的浸润中，他把丝丝缕缕的心血，凝炼

为火热的文字，充满对生活、故乡和人生的热爱，并且在艰难的歌吟中，因倾诉情感而不断充实着自己的艺术园圃。诚如他在后记中所表露的“写作丰富自己，愉悦他人”、“人生是短暂的，而文学才是永恒”。写作给了他主观的愉悦，而客观上是为了愉悦他人，推动社会向文明迈进。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净界》是彦豪兄创作上的一个逗号，其涉猎层面之广，反映的层次之多，是我始料不及的。他的创作态度认真且慎重，属于那种雕塑或工笔型的精细之作，而我更偏爱于泼墨或写意的手笔。一方面，人类越走向昌明，越需要法制和秩序的制约；另一方面，物质文明的发展，必然召唤精神文明的复归。在集子中，贺彦豪把主要的笔触，伸向了公安执法和经济建设部门，且营造了不少耐读的佳构，这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社会的发展是一本书，每个人的经历也是一本书。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未沾过报告文学的笔者，在这里所唠叨的文字，已是多余的了。真正值得一读的是，彦豪兄和他刻画的众多充满血性和意志力的主人公，为我们所展示的多彩的人生和社会画卷。大泉州正冲破“围城”，其大气和浩气已初露端倪。

1997.9.9于鲤城千古斋

# 目录

推石上山的歌者 ..... 谷水

## 第一辑

这一片净土	1
血案谜影	18
红绿灯下神圣的使命	41
风霜雪雨搏激流	45
警察40339	60
灶台边,那“憨兵哥”	63
内部蛀虫的克星	69

## 第二辑

新“马路天使”写生	72
一曲爱的赞歌	89
谈判刚刚开始	94
荣誉归于谁	98
弄潮儿	106
码头上的脊梁	111
五彩梦	119

好管家	126
青山恋	132
瓦刀人生	139

### 第三辑

顶风踏浪守国门	147
珍惜共有的环境	152
市区电影市场扫瞄	157
土地的呼唤	163
路，在脚下延伸	170
呻吟的公路和公路的呻吟	181
让生活多一片绿	188
请公证出面	193
逐鹿市场领风骚	197
锅碗瓢盆交响曲	201

后记	205
----	-----

# 这一片净土

## ——记福建省第四监狱

### 神秘的世界

#### 1. 花园式监狱

泉州鲤城东门一隅，昔日那座棘草丛生、荒无人烟的北岳山麓，一幢幢楼房和成行的相思树拔地而起，同时矗起一座尽管没有围墙但戒备森严的监狱。

这里，就是福建省第四监狱。

人人听说监狱，心里往往萌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总是把它同黑暗、阴森、罪恶连在一起，避之唯恐不及。

监狱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志。夏朝监狱的出现，比古希腊、罗马要早一千多年，仅晚于古埃及和巴比伦。富有中国神话色彩的皋陶造狱的传说是监狱起源的历史现象。皋陶又称咎繇，生于曲阜，是少皞氏的支裔，东夷部族的首领之一。虞舜时，他被任命为司法长官（称为士）。相传皋陶善理狱讼，遇疑难案则令神兽獬豸以角触不直者，以知人善恶，剖明是非。

监狱是一个充满神秘的世界。我们的眼前出现一座用钢筋水泥构筑而成的四层监狱大楼，阳光照进透亮的铁窗。楼前一片开阔地，种上了红红绿绿的花花草草，此时花儿开得正妍，招来几只彩色斑斓的蝴蝶翩翩飞舞，满园春色，

洋溢着淡淡的芬芳，和那森严冰冷的高墙铁网形成强烈的对比。

## 2. 囚徒和制砖厂

踏上一条被雨水冲洗过的泥泞小路，我看见离监狱不远处有一股白烟袅袅升起，雨后的早晨，弥漫着村庄、山巒、田野褐色泥土的气息。这时一部部满载着方砖的拖拉机和汽车从那里驰出，坎坎坷坷的道路上留下一行深深浅浅的辙印……

“这是全国设计较先进的一次码烧隧道窑。”蔡汉武副监狱长望着刚出窑的红砖，略带微笑道，“制砖厂采用机械化流水线制砖，日产量可达十万块，是泉州地材生产基地之一，并具备发展其他建材生产的能力。”从他的话语里，我蓦然觉察到这位身穿橄榄绿制服、头戴国徽的警官，还是位挺在行的企业家呢！

省四监是省司法劳改系统作为对外宣传我国劳改工作的开放窗口，也是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基地。

走进制砖厂，只见未烧过的砖坯和烧过的红砖堆得像一座座山。车间里，机声轰鸣，一片忙碌。一个个赤裸着臂膀的光头囚犯正在搬运砖石，不一会儿，几百块砖坯从长长的输送带搬到车上。一车砖坯搬完了，几名犯人停下来喘口气，然后又有几名犯人重新上岗；很有秩序，就这样循环地劳动着，谁也不能掉队！这样干活的程序无疑会增强囚犯的集体感。

“改造好坏，通过评分，作为年终评审和加减刑的依据。”

蔡监狱长一语道出，话锋犀利。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的监狱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刚出窑的红砖，热气腾腾，散发出一股成熟的褐色泥土的气息。

“说起来简单，其实制砖也不容易哪！”

老蔡没有忘记身为一名监狱的领导，他动了感情，苦笑道：

“……经过粉碎的赤土和烟煤混在一起渗水搅拌成土坯，再高压成型切割成砖坯，送入隧道窑高温焙烧成砖。那么，教育和改造罪犯如同制砖一样，水乳交融，恰到好处……”

哦，原来如此，我心中有数，不敢妄加评判。因为，我理解他，理解这位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洒在这片厚实的土地上，把二十几个春秋奉献给劳改事业的人。

“如今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服刑罪犯的心理，都有不同程度地忘记或否认自己所应接受的惩罚和义务的特征。当前，劳改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着新形势的挑战，劳改单位内部的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新的模式和工作秩序与之相适应。”

说这番话的是省四监薛育卿副政委，他一副书生气十足的样子，那张白皙的脸上充满一种多忧多虑的神色。此时他感慨万千——

既然命运注定我们这一代人必须经受任何严峻的考验，那么，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种艰苦的生活。要不，当初我一定会选择其他职业。

根据古代文献《易·坎》关于“系用微纆，置于丛棘”

的记载，远在我国氏族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了惩治原始习俗和行为规则的违犯者以及俘虏的原始拘禁。殷墟地牢遗迹、奴隶陶俑和甲骨文的出土，与古籍记载相印证，有力地说明了：强制罪犯劳役的刑罚和拘役监形式，束缚贵族首领自由的软禁之地，以及系囚的枷锁桎梏制度等等，在商朝已经产生，甚至广泛使用。而西周的圜土、嘉石制度，在收管无业游民、失教者和轻微罪犯方面，可说是惩治监、感化院的最早模型，其“幽闭思衍”的宗旨和“明刑耻之”的方法也就是中国式的教育感化主义的渊源。

夏商周三代的监狱执行着奴隶主义阶级专政的使命，反映在奴隶制的狱制上，一方面是对奴隶的囚禁并不以犯罪为条件；另一方面是除了对囚犯施行赤裸的惨无人道的虐待、无限制的苦役之外，就是任意地屠杀，野蛮的惩治主义和报复主义十分突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型监所，创造了与一切剥削阶级旧狱制根本对立的新狱制。这种监所的管理真正贯彻了革命人道主义与惩办和劳动教育相结合的改造犯人的方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效果。

走出热浪滚滚、机声轰鸣的厂房，你看见吗？在那一堵高墙和一排电网阻隔的监狱里，那一块块方砖就是从犯人们手中生产出来的。你听到吗？走出那一扇铁门和那个漫长岁月的囚徒，渴望社会的宽容渴望了解社会渴望获得新生，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和洋溢在脸上幸福的微笑……

你知道吗？

## 铁窗风云录

### 3. 他蹲了五年监狱，成了一个“诗迷” 他就要出狱了。

“咣当”一声，监狱的铁门打开了，外面的阳光很刺眼，鸟儿唱着一首忧伤的歌，故乡的相思树飘落下凋零的岁月，宝蓝色的天空，沉睡在静静的时空中。举目仰望那扇伴着他度过一生难忘的时光的铁窗，犯人林言乐那张淡黄忧郁的脸上流下一行热泪……

他很年轻，个子矮壮，浓眉大眼，圆头滑脑，一副憨相。入狱那年，他刚十九，从小没读过书，目不识丁，自从父母离异后，他浪迹街头，靠偷鸡摸狗苟且营生。当那位身穿橄榄绿制服的劳改干警脱下他手上的镣铐时，问道：“你犯了什么罪，知道吗？”他还稀里糊涂地答道：“我不就是偷拿人家的钱呗！”

一个地地道道的法盲。

林言乐入狱的第三天，就与同监犯人打起架。

那天早晨，监狱起床的号子响了。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懒洋洋地伸腰，随即翻身下床，脚刚着地，定睛一看，哎！他那双黛蓝色塑料拖鞋不见，便破口漫骂起来：

“他妈的，谁欺侮到老子头上，鞋子藏到哪里？再不拿出来，老子就不客气了。”

这时，同监一个瘦猴脸犯人穿着短裤衩趿着拖鞋从外面跑进来：

“我尿急，先穿上，这不，鞋子给你。”

话音未落，林言乐抡胳膊抬起腿，一记闪电般的重拳

落在对方脸上。瘦猴脸也不甘示弱，奋力反击，于是，两个人扭作一团，同监几名犯人站在旁边，如同观看一场国际性拳击比赛，鼓掌声、吆喝声、吹哨声……狂欢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顿时寂静的监狱闹哄哄的如一窝野蜂。

管教干部闻声起来了。那一颗颗圆圆的青皮光头看见身穿制服、头戴国徽的警官，“呼”地站起来。

“你们为什么打架？”警官厉声问道。

这时，林言乐从地板上爬起来，用手指去从嘴角流出的鲜血，直愣愣站在那儿。而瘦猴脸弓着腰捡起掉在地上的棉被，一手捂着红肿的脸，一手拉着短裤衩，说道：

“是他先动手打人。”

“不，是他将老子的鞋藏起来。”林言乐气势汹汹反驳道。

“……”

四目相视，喷射出一道燃烧的火焰。

“干什么！”警官一声命令，“别吵了，你们都回去。”其他犯人悻悻然走了。

检讨，打斗。个把月时间，林言乐打了好几架。

改造罪犯并非容易。歌德曾这样说过：一个人从错误中醒来，就会以新的力量走向真理。

是什么力量能够使这桀骜不驯的野马接受教育和改造呢？

这是省四监创办的泉州升华学校。

林言乐第一次走进整洁明亮的教室，问他啥滋味，他说：黑板上那些A、B、C是什么，我不懂。开始，他想打呵欠，尽管教师（也是犯人）在讲台上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着，他却感到枯燥无味，什么都听不进去。

“林言乐，这些拼音字母你念一遍。”犯人教师喊他。  
“我不懂！”他不屑一顾。

下课后，他被管教干部叫去批评一顿。后来，就象和尚念经一样，嘴巴跟人家一张一合地动着。他记得那次家里来信，他不懂，只好求那个犯人教师念给他听。信上说：母亲很想念他，等他出狱后一起生活。听着听着，他终于懂得，寡居的母亲在等待他，等待他的生命能闪烁一抹人性的眸光，去抚慰她颗孤独的心。上课了，他坐在那儿认真地听，于是，听出点味道来了。天长日久，便听到诗神缪斯的呼唤了……

他蹲了五年监狱，读了五年的书，从不识字到会写几行诗了。

当我翻开他小心珍藏着的日记本，只见扉页上写了一行歪歪斜斜的字，那是他抄写的一首《希望》的诗——

我无法描写你的容貌 / 甚至看到你的微笑 / 我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泥淖 / 仍然被你的魅力吸引 / 我是海上一片白帆 / 刚刚升起在海平线 / 你是那扬帆的轻风 / 梳理我甜蜜的烦恼 / 只要能够看见一线亮光 / 我将坚定地走向狂涛

他真正现实地开始设计未来的生活了。问他出狱后干什么，他傻傻地笑了，笑得那么甜蜜、那么舒心……

#### 4. 法律是公正和平等的

他叫庄善宝，今年三十四岁，瘦高个，方脸，厚厚的嘴唇上边留一小撮八字胡。他为人鲁莽，性烈如火，由于不懂法，自食苦果。

这天是探监的日子。庄善宝很早就起床，他洗漱完毕，穿上那件灰蓝色的确凉咔叽中山装，那是入狱前妻子给他

买的。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响，此时，他耷拉着毛茸茸的光头，蜷曲双腿，一脸沮丧和懊悔。他想起过去那种美满幸福的生活，多么渴望一家人能够重新团聚在一起呵！他还像从前靠打石攒钱，妻子在家料理家务，如今他孤独而寂寞地苦度铁窗生活、不停地品味苦涩的往事……

一把明晃晃的利刃猛地捅进一个无理殴打过他的汉子的胸口，他无力地倒下去了，血溅红了庄善宝颤抖的手，惊呆了披头散发的女人和号啕的孩子……他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庄善宝请到来访接待室。”劳改干部喊道。

隔着铁丝网，庄善宝一眼看见妻子那张熟悉而陌生的脸庞，他觉得万分愧对于她。他一步一步走上前去，她默默地站在那儿，低着头，一言不发。庄善宝想了好多话要说，他摇着妻子纤细的臂膀，焦急地问道：

“哥哥和嫂子对你怎么样？孩子好吗？”

“……”

“你到底说呀，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我……噢，呵……我……”妻子嗫嚅道。

“到底怎么啦？你快说呀！”他一个劲地问。

“我没法活了。”妻子终于嘤嘤抽泣着，“那个畜生不是人，他知道你蹲监狱好欺负，把我糟蹋了……”

他顿时傻了眼，脸色绯红，双手攥紧拳头，牙齿咬得嘣嘣响。“我找他算帐去！”一股复仇的焰火在他心中点燃起来。

自从妻子探监之后，那些天庄善宝变得沉默寡言，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怎地，脑海里总浮现出妻子那张苍白憔悴的脸庞……“你不是男子汉，连自己的老